

# 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及价值<sup>①</sup>

尹蔚彬

**[摘要]** 语言生态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对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认为科学认识四川省藏区复杂的语言生态现状,处理好各个语言之间的关系并顺应其发展,关乎该地区未来的发展。该地区语言生态的研究价值,在于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同时也为决策部门提供基础参照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四川;藏区;语言生态;研究

**[中图分类号]** H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6)01-0191-04

## 1、关于语言生态

语言生态(有的学者称之为生态语言)一语是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Haugen(1972)在“The Ecology of Language”<sup>②</sup>一文中提出来的,Haugen在谈到任何语言与它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时,将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用法被学术界广泛使用。语言生态学是一门有别于传统语言学的新兴语言学科,它研究环境与语言的相互作用,将语言现象置于生态文化背景之中,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与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强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关系。语言生态学由于其与语言接触、濒危语言等研究之间的渊源关系,它更多地关注环境对语言的作用。我国语言生态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关系受到学界关注。我国学界首次从语言使用和社会功能角度,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语言大调查,并且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sup>③</sup>等成果,上述成果客观呈现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民族地区多语言并存的基本国情。自2005年始,每年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sup>④</sup>绿皮书是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向社会发布的我国语言生活状况的年度报告,目的在于引起学术界和相关部门对语言国情的重视,引导语言生活向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系列报告反映了我国语言生活状况和语言生态特征。

①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与和谐语言生活创建研究”(项目编号15AYY007)的阶段性成果。

②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④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2013)[M],北京:商务印书馆。

我国学者自本世纪初逐渐关注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态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sup>①</sup>、范俊军的《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sup>②</sup>、冯广艺的《关于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张孝飞的《藏语网络语言生活调查分析与思考》<sup>③</sup>、邓竞伟、邓凯英等的《基于藏文网络的舆情传播模型》<sup>④</sup>、陈文娟、吕贵金、江静等的《藏文网络社区内话题演变的研究》<sup>⑤</sup>、马梦玲的《青海境内语言研究的生态学意义》<sup>⑥</sup>等。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语言个案分析研究和语言生态理论的探索和推广上。

藏区语言生活、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言权益保护一直是藏学界和社会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藏区语言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周炜所著《西藏的语言与社会》<sup>⑦</sup>一书出版,该书以当时西藏地区的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焦点,探讨了藏语规划的重要意义。之后周炜所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研究》<sup>⑧</sup>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权益保护研究》<sup>⑨</sup>,是近年来关于藏族聚居区语言权益、政策与实践、藏族聚居区语言教学、探讨西藏地区语言政策法规研究的集大成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研究》一书分别就欧洲和我国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立法和语言权益保护、西藏的语言政策与语言变迁、西藏的语言管理、藏语文教育、藏语文语言使用情况等方面对藏区语言生活进行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权益保护研究》一书是研究西藏地区语言政策规划、语言政策实践以及藏汉双语教学等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此外,李永斌的著作《语言和谐背景下西藏的汉语习得和使用》<sup>⑩</sup>对西藏地区的汉语习得和使用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上述成果都是对藏族聚居区藏族语言使用情况的客观反映,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针对四川省藏区,藏民族杂居地区语言生态状况的研究仅限于区域性语言本体研究之中对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分布的简单介绍,涉及语言使用、语言接触、语言生态的研究成果极少,也可以说对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的成果很有限,即结合我国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活实际、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展。因此说非常有必要运用语言生态系统的理论对四川省藏区的语言生活进行考察和分析。

## 2、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现状

四川省作为我国民族成分大省,在4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55个少数民族成分,其中世居民族14个,聚居着藏、羌、彝、回、苗、蒙古、纳西等13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415万人(其中彝族185万人、藏族125万人、羌族25万人、苗族13万人、回族约11万人)(该数据源于四川省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人口超过1万的少数民族还有蒙古、满、纳西族等。散居少数民族人口达80余万左右。四川省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是第二大藏区和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众多民族中,除汉族、回族和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使用人口、通行区域、社会地位、交际功能等多种因素的不同,这些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态、社会功能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语言在社会交际活动中关系错综复杂,为研究语言间的关系和探讨语言生态理论提供了客观基础。作为文化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的语言与历史传统、民族感情、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等人文背景和社会因素密切相关,不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还与民族关系、文化传承等社会问题紧密关联。

① 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此外,该作者还有《论濒危语言的文献记录》[J],《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1期;《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和留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相关论文。

② 范俊军:《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③ 张孝飞:《藏语网络语言生活调查分析与思考》[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④ 邓竞伟等:《基于藏文网络的舆情传播模型》[J],《计算机系统应用》2013年第3期。

⑤ 陈文娟、吕贵金、江静等:《藏文网络社区内话题演变的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⑥ 马梦玲:《青海境内语言研究的生态学意义》[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⑦ 周炜:《西藏的语言与社会》[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

⑧ 周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⑨ 周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权益保护研究》[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3月。

⑩ 李永斌:《语言和谐背景下西藏的汉语习得和使用》[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3月。

四川省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麓,自北向南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县,可以说藏区纵跨川西高原。该地区因藏族支系多,语言和方言种类复杂,而成为民族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考古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的富矿区。目前已知的藏族支系有:嘉绒藏族、木雅藏族、贵琼藏族、尔苏藏族、纳木依藏族、多续藏族、吕苏(里汝)藏族、史兴藏族等多个藏族支系;涉及的语言情况也比较复杂,这一地域语言或方言的分布除汉语西南官话外,还有:藏语安多方言、藏语康方言、藏语白马话、羌语、嘉绒语、拉坞戎语、道孚语、贵琼语、木雅语、扎坝语、却域语、倒话、尔苏语、吕苏语、多续语、纳木依语、史兴语、普米语、纳西语、彝语、苗语、水田话等多种语言和方言,上述语言和方言呈犬牙交错分布,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复杂、语言生态系统复杂,非常有研究价值和代表性。

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的研究少有人涉及。较早研究四川省藏区语言使用状况的是黄布凡先生,她在《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sup>①</sup>一文中从四川省藏区语言的复杂情况及其形成原因、川西藏区语言的相互影响、正确处理语言关系是川西藏区发展文化教育的重要问题等三个方面对川西藏区的语言生态进行了讨论。该文发表于上个世纪80年代,距离现在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当初学者们对语言生态问题关注较少,黄布凡先生的观点在当时来讲是超前的,她已经意识到处理好复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状态下,多语言间的相互关系,是藏区和谐发展的保障。

如今四川省藏区的人口和各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以及外部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地区的语言生态究竟是什么样子,多语共存的语言生态现状在四川省藏区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未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

### 3、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内容

语言生态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被调查地区社会人文概况,不仅包括历史、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外部社会因素,还包括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主要信息以及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语言生态研究大多基于规模性田野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数据采集涉及被调查地点的一般社会情况,包括地理位置、地名的来源和迁移情况,行政区划和建制沿革、规章制度、人口情况、主要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生活习惯(主要食品、服饰特点、建筑式样、交通工具、婚丧仪礼)、宗教信仰(主要教派和寺院、信仰的情况以及教派之间的关系)、民族关系(本地区的民族成分以及人口数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关系成因)和生态类型等。

语言信息和语言使用情况的数据采集主要包括:民族语言使用人口以及民族语自称(包括本民族、本语言、本地区人自称)、对周边相邻其他民族的称谓(汉族、彝族、回族等)、被调查点语言或方言的通行区域(包括地名和人口数字)、本地区内与调查点差异较大的语言或方言及其分布、该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以及当地人对本地语言差异以及分布的看法等。

语言使用者的信息采集,包括语言使用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是单语人、双语人还是多语人;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情况等。

语言政策与民族教育也是语言生态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调查当地的语言政策,重点是学校教育,主要涉及汉文、藏文在学校教育中的使用情况、受教育人口、师资情况以及学校规模和数量等。

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字出版物同样是语言生态研究的重要环节。民族文字的使用、普及和推广发展,不仅丰富了民族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还为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媒体语言同样是语言生态研究需要关注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快速的发展,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资源进入到藏区人民的生活中,新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给藏区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之大可以说前所未有。

四川省藏区境内多民族杂居,语言和方言种类繁多,各语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语言多样性和差

<sup>①</sup> 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J],《中国藏学》1988年3期。

异性是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系统的主要特点。

语言作为生命有机体,其多样性、变异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理应得到学界关注。藏区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是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相对应的,四川省藏区的语言种类、语言内部变体以及外部环境上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

#### 4、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的价值

“不同语言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生态系统进化、发展的一种推动力”<sup>①</sup>,同时也是创建区域和谐语言生活的有力保障。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进程中,处于不同人文背景下的语言关系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深入分析四川省藏区复杂的语言关系和语言生态环境,厘清相互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正确处理多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关系,提升该区域的语言活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全方位了解该地区不同民族语言使用状况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语言权利等诸多信息。

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的研究,对于保护藏区文化多样性、提高当地文化教育水准以及促进人才培养大有裨益。西部开发和藏区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扶持、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还依赖于具有现代知识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育的良性发展离不开语言生态。因此说,认清四川省藏区复杂的语言生态现状,处理好各个语言之间的关系并顺应其发展,关乎该地区未来的发展。因此说,四川省藏区语言生态研究不仅能为国家制定相关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创建和谐语言生活提供理论依据,同时还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  
[作者简介] 尹蔚彬,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81)

① 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3页。